



板門店前綫散記

路 翎 著

板門店前綫散記

路翎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・北京

書號 58

字數 60000

板門店前棧散記

著 者 路 翎

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

京 00001—30006

定價 3,300元

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內容說明

本集包括散文、報告七篇，是作者在朝鮮前線的見聞錄。作者比較真實地描寫了所接觸到的人物和事件：反映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戰鬥中和在日常生活裏所表現的高尚品質，朝鮮人民及人民軍在前方和後方所顯示的頑強意志與樂觀主義精神。其中也暴露一些敵人的無恥陰謀，並刻劃了他們的醜惡嘴臉。

目次

春天的嫩苗·····	一
從歌聲和鮮花想起的·····	八
記李家福同志·····	三
記新人們·····	四
記王正清同志·····	五
板門店前線散記·····	六
從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十時起·····	七

春天的嫩苗

我們的汽車過了新義州不久，就聽見了朝鮮孩子們的歌唱。這時，天空裏豎着一根探照燈的燈柱，我們的夜航機在天空巡邏，南方的雲層下有爆炸的火光。在黑暗的公路邊上，朝鮮的孩子們迎着我們的疾馳的汽車唱着歌。那一陣興奮、嘹亮的聲音有力地向着我們飄來，又迅速地飄過去了；好像一陣春天的風，好像在春天的風裏破土而出的新鮮的嫩苗，引起了我們的歡呼。

第二次聽見這樣的歌聲，是在一個村莊裏。一個剛落了大雪的晚上，月亮照耀着；敵機飛過，在附近進行無恥的掃射。我爬上積着雪的山坡。這時候，除了緊張的防空槍聲和敵機的瘋狂的掃射聲以外，一切都是肅靜的，肅靜得你可以感覺到朝鮮土地的憎恨的呼吸。但也正在這時，朝鮮的孩子們的歌聲起來了。成羣的女孩子跑出村莊，在積雪中跑過了照滿月光的小路，唱着朝鮮的名歌『洛東江之歌』；歌聲特別嘹亮而整齊，充滿了對於朝鮮土地的爱情和令人驚奇的新鮮的力量。孩子們歌唱着一直衝上山坡；敵機的瘋狂的掃射聲立刻顯得孤單而渺小了。我一直沒能想清楚：是孩子們充滿了對敵人的

憤怒，才這麼唱起來的呢，還是她們對於戰火紛飛的生活已經習慣，徹底地蔑視着敵人？但這一點是顯然的：這個英雄民族的性格就能在孩子們的歌聲裏顯露出來。

當我們在深夜裏行軍的時候，經過一個山溝，裏面只有幾戶人家。在大風和撲面的雪粉裏，部隊原來是沉默地前進着的，但是突然前面的戰士們活躍起來了，喊起來，笑起來，唱起來了。好像點着了一把火似的，這一陣活躍一直伸展過來了。無論是走得那麼疲勞的人，都活潑起來了；甚至揹着七八十斤的戰士們也跳起來了。這活躍原來是由幾個朝鮮孩子那裏引起來的。戰士們拿手電照着一家人家的屋簷，下面現出了一羣孩子：一個十四五歲的瘦長條的姑娘和一個胖胖的小姑娘，都剪着齊眉的短髮，穿着海軍服，她們踏着腳，搖着身子，另外幾個孩子在拍着手。他們大聲地唱着『東方紅』，又唱着『金日成將軍之歌』。被手電照着，他們歌唱着迎着隊伍一直跑到大風雪裏來了。

我們就伴隨着這樣的純潔的、倔強的歌聲向前進；經過冒着煙的廢墟，經過毀滅了的村莊，經過掛着照明彈的敵機封鎖線。我們覺得，朝鮮的土地在我們腳下歌唱着，人民的心在我們的熱烈的胸膛裏歌唱着。

朝鮮的孩子們，戴着紅領巾的小姑娘們，和苦難鬥爭而且戰勝了苦難。家庭被毀

了，學校被毀了，但是在各個角落裏，在山坡上，在小土屋裏，在樹林中，總之，在凡是有人民和土地的一切地方，學習照常進行着。山坡上的土屋旁邊，孩子們排練着舞蹈，準備慰問志願軍。排練完了，在女教師的領導下，他們開了一個會。天氣很冷，山上的松樹在風裏呼呼發響。孩子們大部分光着腳，盤着腿坐在地上，有的托着下巴，有的兩隻手抄在小裙子裏。他們瞪大眼睛聽着女教師的話，突然陸續地舉起手來，站起來發言。我們不懂得孩子們說的是什麼，但從他們的嚴肅的神情，從女教師的莊重的眼色，從『人民軍』『志願軍』這幾個簡單的字裏，我們知道了他們的意思。這時候無論天上敵機的轟聲或山上冷風的吼聲都被遺忘了。一個男孩的話我們經過翻譯知道了，他拿起他的一把小斧頭來，說，他要到山上去砍枯樹，幫助鄰居的軍屬老太太。……然後，孩子們拿着他們的書包、飯盒和小小的工具，分散地爬過山溝回去了。

幾天以前，十幾架敵機在附近的村子轟炸了幾個鐘頭，屠殺了成百的婦女兒童。但是光着腳的、拿着書包和小小的工具的孩子們，仍然戴着他們的紅領巾，到這山邊的小屋裏來上課了。他們沉默地走了進來，他們中間少了幾個。女教師到得很早，靠在土牆上，沉默地看着孩子們坐下來，數着他們的數目，然後用很小的聲音招呼孩子們站起來，用很小的、窒息的聲音宣佈說：『斯大林同志逝世了！離開我們了！』孩子們低下

頭，沉默着；發出了輕微的啜泣的聲音。然後他們又坐下，眼睛閃着光，輕輕地打開書包。今天是上算術。我擠了進去，坐在兩個女孩的中間。她們垂着頭，短髮披散在臉上，用飯盒放在膝上墊着小本子，寫着算術題，其中的一個，一面寫一面輕輕地說：『斯大林……』

孩子們沒有紙。女孩子崔洪淑，父親在人民軍，母親帶着她和兩個小弟弟。一天下午，她羞怯地到我們這兒來了。沒開口先笑，拿出了一百元的朝鮮幣，向我們的保管員買紙。保管員笑着逗她。她紅着臉，靠着柱子笑着，塞出那一百塊錢來。她說這是她自己勞動得來的。我告訴她，我有紙，經過翻譯，她緊握着那一百塊錢跟我來了。我們走進洞子。給了她一些紙之後，她紅着臉說了些什麼，把那捏成了一長條的一百元紙幣塞了過來。我搖手拒絕，但她把紙幣摔在我床上。我拿了起來，一百元朝鮮幣上還沾着她手心裏的汗濕和熱氣，這汗濕和熱氣像一股電流似地一直傳到我心裏。我在她耳朵邊上悄悄地說着話，雖然我知道她不懂，我把錢還了她。從洞子裏出來，她仍然一再地要給我，不斷地說話、笑、做手勢。因為用心地聽她那激動的談話，我在石頭上絆了一下。她趕緊把我拉住而且抱住了我的手臂。這時候我想起了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在上學，她有各種各樣的紙，也沒有炸彈敢來威脅她。……

第二天，我到她家裏去了。屋子裏，炕頭上有一架手搖的織襪機。穿着學生制服的崔洪淑，正在織襪子。她母親在餵着小弟弟。見到我，她甩了一下腦袋，笑了，對她母親說了一些什麼。她的粗糙的小手迅速地搖着織襪機。我給她的那一疊紙，放在織襪機旁邊的木板上，已經訂成了本子，寫了整齊清楚的幾行字了。我拿起本子來，看那上面的字。她含着笑起勁地搖着織襪機，垂着黑髮的額上有幾粒小小的汗珠。

她仍然不懂我的話。她說了一些，我吃力地聽出來，她這襪子是織給人民軍的。

山坡上有一個失去了一隻腳的小女孩，拄着柺杖奔跑着；病床上坐着一個被炸彈震聾了的男孩，平靜地瞅着人們。……崔洪淑知道這些。她在她的織襪機前奉獻了她的勞動，奉獻了她的純潔的心。

孩子們熱愛志願軍。

戰士們一到了村子裏，孩子們總要圍上來，鬧成一片。聽見屋子裏有咱們人的歌聲，愛唱歌的小姑娘們就會走到門口，掀開雨布，一個一個地伸進頭來，笑着互相推擠，然後就一齊進來了。在這些日子裏，在點着一根中國蠟燭的朝鮮小屋子裏，孩子們成羣地唱着一個又一個的歌，歌聲和甜蜜的笑臉就像花環似地圍繞着我們。有一次，一個十

二三歲的小姑娘揹着她的小弟弟來了。小男孩的黑眼睛很精靈。我和他逗笑，他就從姐姐的背上伸出手來搖着，經過姐姐的翻譯，才知道他是要和我握手。我抓住了他那柔軟的小手，他却把我的手拉了過去，拉到他的嘴上親吻了一下。大家都歡笑了。又有一次，我走進了一間很小的、一半埋在土裏的小屋子，只有一個兩三歲的女孩子在炕上，我還沒有說話，她就老練地、然而又是非常天真地抬起頭來說：『阿媽尼不在。』我坐下來，問：『爸爸呢？』——『在軍隊裏，前方。』然後就撲在我身上抱住我脖子說：『中國沙拉米！』在柔軟的小嘴的親吻和左手臂的環抱裏，你不能不感覺到作爲一個中國人民的幸福，和作爲一個中國人民的最簡單的、也是最神聖的職責。

十四歲的金春姬，坐在她的小桌子面前，正在用兩根針編織襪子。她的父母在戰爭中犧牲了，現在是住在哥哥家裏。在屋子裏她的這個小角落裏，貼着她自己畫的克里姆林宮紅星、朝鮮的古代的戰船，還有一張是從中國的畫報上剪下來的照片，那是一個中國的年輕的母親在北京的林蔭道上推着一輛嬰兒車。對着這些畫片，這女孩子有什麼感想呢？顯然的，這是一個有着遠大理想的姑娘。她送給我一張她自己畫的小畫片，那

● 中國沙拉米：即中國人。

上面用深藍和金黃的顏色畫着朝鮮的黃昏、朝鮮的海岸和波濤、朝鮮的山崖和松樹、松樹下面有一座朝鮮的房屋……那是她，金春姬的祖國。她的牆上還貼着一首叫做『播種』的詩歌：四月，春天到了，種子落在土地上。……

是的，春天到了。在早晨的明亮、溫暖的陽光下，朝鮮孩子們嘹亮的歌唱聲不時從山下傳來，和我們的歌聲、鑿坑道的捶擊聲、爆破聲融成了一片。我們的英雄的戰士們守衛着朝鮮的海岸，這海岸就是金春姬用深藍色和金黃色畫在小紙片上的，是用年輕姑娘的嚴肅理想和對祖國的愛畫出來的。在朝鮮的英雄的土地上，到處生長着青春的幼苗，飄揚着純潔的歌聲，這是無論怎麼殘暴的敵人都不能阻擋的。我懷裏揣着金春姬的這張小小的畫片，走在朝鮮的土地上，就覺着特別地有勁。

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日，在朝鮮戰地。

從歌聲和鮮花想起的

現在這山坡上開滿了鮮花。大片的綠色中間，佈滿了矮小的、沒有長葉子的、紫紅的金達萊花叢。環繞着山坡，開花的李樹和杏樹好像一團團白色的和粉紅的雲霧。白天，我們的志願軍和人民軍戰士們幫助着朝鮮的婦女和老人們春耕，田野裏到處有歌聲。晚上，杜鵑在月光下發出柔和的啼鳴；在敵機的轟炸聲中，仍然可以聽見牠們那圓潤的、輕柔的、然而更頑強的啼鳴。……山坡下，朝鮮的年輕姑娘們的歌聲從白天一直繼續到晚上。在下午的明朗的陽光裏，她們坐在剛砍伐來的松枝上歌唱；圍成一圈，手裏編織着東西，唱了一個又一個，不斷地揚起笑聲，而且不時地丟下手裏的織物，跳起舞來。晚上，她們在自己所創造的小花園裏歌唱，月光下這歌聲更美麗，傾注着全部的生活熱情。

這歌聲是有思想的：月光下的山坡在沉思着；潮濕的土地裏剛播下的種籽在沉思着；炸彈坑旁邊紫紅色的金達萊花在沉思着。在我的眼前，浮起了朝鮮人民在艱苦中向着明天奮鬥的、熱情的、多彩的形象。

首先就是這些歌唱着的年輕姑娘們。她們是從游擊隊裏來，集中在這裏學習的。她

們吃得很不好，整個的冬天穿得也單薄，然而一個個臉色都紅潤又明朗。隨處看得見她們的勤勞的創造。原先，她們的屋子四周圍繞着一圈秫秸編成的籬笆；過了幾天籬笆沒有了，移來了松樹，裝上了新製的白色的木柵欄門；姑娘們在屋子前面揮着斧頭。原先，她們的屋子旁邊是一小塊堆滿了亂石的荒地；現在，場子平出來了，用了瓦和磚砌成了花壇，種上了剛剛開放的金達萊花；姑娘們一早一晚都來澆水。原先，她們的屋子和山坡之間有一道深溝，要到山坡上去幹活必須繞路；現在，從屋子旁邊的土坪到山坡搭起了一座小巧而又結實的木橋；三個姑娘用一天的時間創造了這座橋，她們在陽光下渾身汗濕，臉色紫紅，歡笑着拉着鋸子，揮着釘錘。

又有三個姑娘到三百公尺以外的山坡上去移動一棵一丈多高的、針葉向上簇起的、美麗的松樹。她們仔細地從樹根周圍的泥土挖起，連根帶泥地輕輕抬起來，好像這是一棵極為寶貴的樹。當這樹慢慢倒下的時候，她們扶着它，有一個還歡樂得發出叫聲，抱着它又用頭頂着它。這棵大約有兩三百斤重的樹，她們用一根棍子慢慢地抬回來了；兩個人抬着樹幹，一個人在後面用頭和手臂頂着樹枝，爲的是不讓樹枝拖在地上受到損害。她們累得直喘，一路上却不斷地發出歡樂的笑聲。現在這棵樹就非常挺秀地種在她們的花壇中央。

在她們新造起來的小橋邊上，有一棵大枯樹。它是這年輕的、充滿色彩和歡樂的世界上的一個缺點，她們就摘了各種顏色的花來掛在這枯樹的枝條上。有一個姑娘爬得這樣高，一直把一簇粉紅的杏花掛到枯樹頂上，她們全體歡呼起來！

她們扛着鋤頭和斧頭滿山遍野地去搜尋建築材料。她們的洗澡間、學習室、飯堂在她們的花園周圍迅速地建立起來了。

但她們並不是長久地住在這裏的。幾天之內就有好幾個揹着簡單的行李出發到戰線上去了。擺在她們面前的，是殘酷的鬥爭。但她們走得很平淡，好像晚上就又要回到她們這小小的花園裏來似的。而留下的人們，繼續着自己的歡樂的、青春的創造。……

她們在生活裏所創造的，或者說，她們的生活本身，就是一個光彩奪目的景象。她們的歌聲，她們的把花朵掛上枯枝的笑聲，她們在挖起那棵松樹時所發出的歡呼聲，……這一切一切都在說着：我們這個世界的生活是多麼美好啊！我們這麼深這麼深地愛着的，我們這麼溫柔地撫摩着的我們祖國的土地、花朵和樹木啊，我們怎麼能够不爲了保衛你而流血戰鬥呢！

她們的歌聲繼續着。這是朝鮮年輕一代的聲音。我想起了我所見到的她們前一代的

人們。

這是個落着大雪的天氣，我們又凍又累，翻過高山，走進了山坡下的一間一半埋在雪裏的屋子。主婦立刻起來招呼我們，做着手勢，叫我們脫下潮濕的衣裳。屋子裏只有她一個人，在紡着線。看樣子將近五十歲了，但還很結實，明亮的、仍然閃耀着青春的活力的眼睛周圍，有一圈很柔和、很慈祥的皺紋。……我被她身上的一種特殊的力量吸引了，但沒法交談，因為她只能說幾句簡單的中國話。我掛好潮濕的衣服，正預備拿手墊着後腦躺下來休息，立刻一個小圓枕頭塞在我的頭下了。在我的上面，又閃耀着那明亮的、微笑的、慈祥的眼睛。

一個會說一點中國話的朝鮮同志，對我簡單地介紹了她的歷史。她年輕的時候，是金日成將軍的游擊隊員，做過護士，也拿過槍，在鴨綠江的兩岸戰鬥過。三十歲以後，她又被派到朝鮮來做了好些年的地下工作。『八·一五』以後，老人家就呆在家裏了。她負過傷。她的丈夫是在游擊隊裏犧牲了的。只有一個小兒子，在軍隊裏；昨天剛從軍事學校學習回來，不幾天就要回前線。

知道了她的這簡單的歷史，我跳起來和她握手。我說了好些話，但是她只是緊緊地握了一下我的手，非常安詳地笑着。現在，從這笑容裏我感覺到了一種新的東西，這不

是屬於一個普通的老人家，而是屬於當年的游擊隊員的；她握手時鎮靜有力地一下子伸出來的動作，更加深了我這樣的感覺。普通的朝鮮老年婦女，是不習慣這個的。

『金日成！』我說。

『毛澤東！』她說，安詳地笑着。

我們的談話真是太簡單了。但也等於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了。隨後，當年的游擊隊員的姿態，就在這個眼角上已經佈滿皺紋的老太太身上隱沒了；幾天之內，我所見到的，是朝鮮普通婦女的艱苦從容的日常勞動。但我仍然覺得她的身上有着一種特殊的力量在吸引着。

天一亮她就起來了。出去掬水，在廚房裏忙着，做了簡單的飯菜擺在她的兒子面前。然後她就餵牛、掃院子。……她頭上頂着幾十斤蘿蔔在大雪中出去，又頂着幾十斤糧食在大雪中回來。積雪的山坡上那最初的路，是她的膠鞋踩出來的。她背着背夾上山找柴。她推磨子碾着去年留下的小麥。她和鄰人們一道到兩里外去填補被炸毀的公路。她有一架收拾得很乾淨的縫紉機，在一盞掛在柱子上的豆油燈光下面，她替她的兒子趕縫着這樣那樣的东西，一直到深夜。

『你的眼力很好嗎？』我問，做着手勢比劃着。